

长篇小说

黑虎

天帅



李洪涛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黑虎天帅

李洪涛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虎天帅 / 李洪涛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222-15987-7

I. ①黑…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6606号

责任编辑: 朱 颖

责任校对: 范晓芬

责任印制: 马文杰

书 名 黑虎天帅
作 者 李洪涛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km.yn.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 / 16
印 张 28.88
字 数 440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978-7-222-15987-7
定 价 58.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45
第三章	083
第四章	127
第五章	175
第六章	223
第七章	267
第八章	313
第九章	363
第十章	413

第一章

杨姑娘噙着泪水大喊：

就算三个十八年，我也会像王宝钏一样等你！

黎天才第一次体验死亡是在他18岁那年！

地点：越南宣光城南文庙坡炮台！

那天凌晨，风高月黑，黎天才所在的衡字营向宣光城南大寨发起猛烈攻击，黎天才冲在队伍最前头，一马当先冲到炮台的石坎下，向炮台投掷炸弹，首先炸毁了大寨东南方文庙坡上的法军炮台！

——这是丁槐总兵攻打城南大寨的前奏！

因为那天夜里宣光城外刮起了东南风，只要清军一占领文庙坡炮台，趁着夜里的东南风，一把火就能把法国人的南门大寨烧成灰烬！

其实黎天才在攻打文庙坡炮台时，身上已经中了法军的枪弹，只是他自己并未察觉，他一口气冲到炮台底下，然后用炸弹夺得炮台上离他最近的那门大炮。很快战友们也跟着冲上了炮台，与那些法兰西炮兵肉搏。

当然，喝牛奶、吃洋面包长大的法兰西炮兵，没人敢公然与黎天才肉搏，因为厮杀刚刚开始时，这个浑身是血的黎天才大吼一声，看似很轻松地把一门法兰西造拿破仑大炮掀了个底朝天，让人瞠目。也正因为没有人敢于公然阻拦他，所以黎天才一直都冲在最前头……

按理当时的法兰西炮兵并未配枪，清军一旦冲上炮台，炮兵们要么弃炮逃走，要么只有靠冷兵器肉搏。然而也正是这个“按理”，让黎天才太过于疏忽，当黎天才去追赶那些四散而逃的法兰西炮兵时，突如其来的一发子弹打中了黎天才胸膛，这个当胸的致命一击，让黎天才一个趔趄就倒下了，他觉得自己的呼吸已经彻底停滞，想叫喊但根本叫不出声来，两眼起初直冒金星，再然后，他感觉有一束耀眼的白光冲进他的眼帘，让他顷刻间忘记了负伤的痛苦，浑身飘飘然，仿佛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意，再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黎天才倒在炮阵地背后的一条壕沟里，他倒下了，并没有妨碍后面那些人的前进，不妨碍他们继续冲锋或者杀人！而那时炮台上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尸体，横七竖八躺了一地，妨碍交通和不妨碍交通的、体积比他大体积比他小的都有！有的地方尸体摞尸体，还有的相互紧紧抱着……

衡字营占领文庙坡炮台后，根本来不及打扫战场！根据丁槐总兵的军令，火龙队紧紧跟在衡字营后面，很快几十条毛竹制成的火龙，就在炮台上架了起来，然后点火，火龙向一里外的城南大寨飞去，飞到半空中的时候，龙嘴里噼噼啪啪突出一串带火的箭头，直插寨中，可怜城南大寨原本是个土地庙，法军占领宣光后，驱赶当地老百姓盖了很多竹楼，作为他们的营房，寨门和寨墙也是木头做的，火箭一插上去，那些竹楼很快就被点燃了，在东南风的作用下，火势不断向四周蔓延，大寨里的法兰西士兵被烧得鬼哭狼嚎，在营地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跑，丁槐的重兵早已推进到寨墙下边，并没有费很大的劲，就一举攻占了被法军控制的城南大寨！

……天渐渐亮了，这里的人们都在欢庆胜利，所有人都忘记了仍躺在战壕里的黎天才！黎天才也同样不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这时候的黎天才无非就是一具尸体，而且是一具不妨碍交通的尸体，和阵地上众多横七竖八的尸体一样，他们远远没有炮台上那些拿破仑大炮和毛瑟枪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事情发生在公元1885年3月间，那年黎天才18岁，光绪皇帝15岁，已经登基十一年了，所以很多史书把这年称作光绪十一年！但绝没有人想到这是黎天才18岁！因为他那时只是清军衡字营的一名新兵，而比他小三岁的光绪已经是资深皇帝了！

上年底法兰西军队攻占北宁，驻守越北的清军不战自溃，连镇南关都丢失了。清政府不得不罢免广西巡抚潘鼎新，重新启用了当时已经退役的老将冯子材，反攻镇南关。

就在冯子材将军再度与法军鏖战镇南关的同时，西线的清军在云贵总督岑毓英亲自指挥下，从中越边境重镇馆司沿红河南下，向驻扎越北重镇宣光的法军发起进攻，策援广西冯子材部作战。

法军见岑毓英的云南军队正在向宣光附近集结，还有原先就驻扎越北的刘永福黑旗军配合，一下子急了眼，拼凑了五千多人的部队，在海军舰艇配合下，向宣光方向增援。岑毓英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命刘永福将军的黑旗军直插宣光以南的左育附近，在这里阻击法军，刘永福很快扼住了左育水道，这一打就是整整36天，给予了法军沉重的打击！

由于刘永福黑旗军成功隔断南北法军的联系，死死扼住左育水道，越北重镇宣光基本成了一座死城。很快，宣光城的水源也被清军截断！

宣光城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城的西北方地势险峻，东部和南部城池牢固，易守难攻，一般的大炮和地雷，都无法炸开宣光城的城墙。这就是清军长期围困宣光，却始终攻克不下的原因。

岑毓英见宣光城久攻不下，便将记名总兵丁槐的古州镇十三营调来，担任宣光城的主攻任务。与广西过来的唐景崧部配合，强攻宣光古城。

按照岑毓英总督的分工，唐景崧的广西部队从东面佯攻宣光城，丁槐的十三营从河江方向穿插到宣光城南，对法军形成战略包围，而后伺机破城！

黎天才所在的衡字营到达宣光城南，很快扫清了宣光外围的敌人，把法军逼进了城池坚固的宣光城，而后截断城内水源，牢牢困住了宣光之敌。

唯独城南大寨是宣光通往河内的咽喉要地，法军仗着文庙坡炮台的有利地势，死守城南。不攻下城南大寨，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对于宣光法军的包围，连日的艰苦攻城有可能功亏一篑。可见文庙坡和城南大寨在整个宣光战役中的地位！

丁槐的古州镇十三营英勇善战，且以少数民族官兵为多，被称为苗兵，其中主攻文庙坡炮台的衡字营建营最早，是丁槐将军的看家部队，该营最初的来历是丁槐父亲镇压杜文秀起义的老部队，到了丁槐手里，便以自己的字“衡三”命名之，可见丁槐与衡字营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越作战之前，丁槐又在开广一带收编当地的民团游勇，补充了兵力，黎天才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衡字营的，之前他已有三年“兵龄”，不过都是在丘北附近的地方民团混事儿，这回国家有难，黎天才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勇装，跟随绿营行动。

衡字营的士兵都是丁槐亲自挑选的，他看中黎天才，不仅因为这个彝家小伙子膀大腰圆、膂力过人、面生异像，更重要的是黎天才虽然年纪不大，却勇于任事，在民团的时候已经管着小十几号人了。

而黎天才也确实没有让丁槐失望，在攻打文庙坡炮台的战斗中一马当先，首立战功，这一切，丁槐将军都在他的单筒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

……天亮时分，人们还沉浸在战斗的亢奋中，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天上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这一阵雨把城南大寨的天火浇熄了，所以大寨最终没有完全化为灰烬。至少还留下一部分石脚！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场大雨决定了黎天才后来的命运——因为他终于被这一阵滂沱大雨浇醒了！

那时收尸队正要把黎天才的尸体抬走，黎天才突然就醒了，喊了一声妈，收尸队的人起初吓了一跳，把他扔在路边惊逃，后来确认他是人不是鬼，又一次把他扔在烂泥地里，让他自己死定，可黎天才却一直都死不定，而且开始喘粗气，大雨之后，人们这才给他叫来担架，把他抬走了。

对于这一次死亡体验，黎天才认定自己昏迷中见到了母亲！母亲把她的衣服剥光了，正在给他洗澡……

其实黎天才刚满六岁的时候，母亲就离他而去了，黎天才是奶奶一手带大的，黎天才一生做过许多关于母亲的梦，但他非常固执地认定，这次见到母亲真的不是梦！因为这次和他所有的梦都不一样，但具体不一样在哪儿，黎天才自己一直讳莫如深，不肯说出个究竟，有时候被人问急了，他的表情甚至严肃中隐隐有几分恐惧……

打下城南大寨之后，部队伤兵很多，能转移的都转移到后方去了，但没有人敢转移黎天才，因为他伤势太重！子弹都打到心脏里去了！没有人能相信他被运到后方还能继续活下去！

军医临时搭起帐篷，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决定给他做手术，可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医生发现打入黎天才胸腔的那颗子弹已经熔化！肋骨上只是插着一些碎铜渣，用镊子很快就拔出来了！医生引以为奇！

记名总兵丁槐带着手下的几个统领视察军医院，见到这样的情景也惊呆了！

“你们云南的士兵竟然能熔化子弹？”一旁的唐景崧将军满脸不可思议。

“这样的情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丁槐同样满脸不可思议。

“丁总兵，这个士兵是从哪儿招来的？”随唐景崧同来的年轻统领陆荣廷问——他自己当时也缠着绷带。

丁槐有些得意：“我们云南也有个广西府，他是广西府那边的彝族，后来在开广团练，是我亲自把他招进衡字营的。这次攻打文庙坡炮台，此人当为首功！我们衡字营个个都是好样的，但像他这样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人以后还能打仗吗？”陆荣廷看看军医，又看看丁槐，见没有人回答，贸然地提出：“丁总兵，这个人我要了，我拿十个广西兵和你换，你干不干？”

丁槐狡黠地一笑：“陆统领，此人天赋异禀，相貌非常，恐怕此生的福报，非你我能及，你想要这个人，还是先问问算命先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站在一旁的唐景崧急忙出来打圆场：“衡三，陆统领也是个有来历的人，过去在中越边境打家劫舍，这回被我招安了，你看看他满脸的福相，哪里像是一般江湖之人啊？”

“陆统领的天赋一看便知，要不他怎么二十六岁就当统领啦？”丁槐故意给陆荣廷台阶下。

“托唐大人的福，要不是唐大人，陆某今天还是草野流寇之辈。”陆荣廷一双机灵的风眼急忙往唐景崧那边溜……

这几个人说话的时候，黎天才一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但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此时此刻的黎天才，麻药起了主要作用，眼睛能看见人来人往，但其他什么都记不清了，就像那些吃菌子中毒者，满眼都是小人人，却不知道怎样与他们沟通。黎天才当然更不会知道，眼前滔滔不绝议论他的这三个人，日后在中国大舞台上，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一个总统、两个上将！

……

三月间的越北，气候已经开始湿热，人们稍一奔跑，浑身就会变得汗淋淋的，非常难受。山坡上的野草藤蔓一旦遇到雨水，就开始疯长，小河边蚊虫肆虐，所有的植物都开始变绿、膨胀，所有的动物都开始发情。大雨之后，营地附近开始出现饥饿的毒蛇，还有成群的蚂蟥，排得像绿营的士兵那样整齐……

这样的气候对于那些重伤员来说，显然非常不利。许多伤员伤口开始化

脓，还有些轻伤员开始发情，导致驻地附近的姑娘遭殃，而宣光城依然久攻不下，所以上级命令：撤退重伤员一定要抓紧！

军医见黎天才伤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决定安排他往后方转移。到了后方医院，那里的医生给他上了一种黑色药粉，据说是叫金枪药之类，可以化腐生肌，黎天才用了这种药，伤口愈合得非常快，很快就可以下地走路了。不仅如此，黎天才还发现，自从用了这种黑药，自己的力气又开始见长，甚至比没受伤之前力气更大了……

这些神奇的变化，没法不让黎天才想到自己童年发生的一件事：那是他十二岁那年，黎天才在故乡黎家庄附近的山坡上放牛，下午的时候，黎天才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梦中梦见一只白虎从山冈上下来，和他嬉戏，还用舌头舔了他的脸，黎天才渐渐不再害怕那只白虎……

后来，人们满脸惊恐地将他从梦中唤醒，然后一个个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黎天才，黎天才发现人们的神情都不大对劲，而且围着他的人很多，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后来一问才知，刚才果然有一只老虎从附近路过，看仔细的人说，老虎走到黎天才睡觉的地方，还用鼻子使劲嗅了嗅躺在地上的人，人们都以为黎天才没命了，可是老虎却扬长而去……

哪儿有那么巧的事儿？黎天才始终将信将疑！

——和他梦中梦到的那只老虎相反，人们说的这只老虎是黑色的！

自从梦虎之后，黎天才的力气开始大增，更奇怪的是，他的相貌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瘦小的黎天才，几年间突然变得膀大腰圆，竟然能够把主人家那头600斤重的大牯子牛抱起来。

村人引以为奇，便说黎天才是黑虎托生，今后定非常人可比！

黎天才自幼丧父，从小没有名字，自从那回黑虎事件之后，主人家不敢怠慢于他，视自家的小放牛娃为天人投胎，正式给他取名黎天才！12岁的黎天才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二

这年初夏，岑毓英总督带着他的云贵子弟兵凯旋了；丁槐将军带着他的衡字营和战利品，趟过了中越边境的南温河！

而黎天才伤愈回家了！

让他自己惊奇的是，自己一共中了四枪，不但没有殒命，甚至浑身上下连零件都没丢失一个，只是多了四个窟窿眼而已。

中法战争结束了，法国茹弗里内阁因战败而总辞职，这是中国在晚清时代唯一以胜利而告终的战争！然而接下来的却是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因为在战争之前，大清王朝的恭亲王奕訢已经出卖了中国利益，虽然奕訢本人也因此付出沉重代价，从此赋闲在家不再问政，可是继任者李鸿章根本不相信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所以开战之前，李鸿章与法国人在天津签订了停战密约，中国军队的胜利，似乎与战后的谈判无关，李鸿章和法国方面，仅仅是在努力恢复奕訢时代以及李鸿章本人在天津与法国人的那个密约……

再于是，大清王朝与法兰西帝国之间，又是通商，又是开矿，又是修铁路……和过去那些不平等条约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所幸没有割地赔款！所以中法之战，主和派奕訢栽倒了；主战派翁同龢挂闲了；而李鸿章的时代到来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官场上的权力分配同步，法兰西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大清王朝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迈出国门作战的大清总督岑毓英，得知中法战争最后只是那么一个结果，不久以后就病倒了！丁槐依旧带着他的十三营回贵州，等待朝廷给他这个记名总兵转正。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奉调广东南澳练兵，后又被调往台湾。

而黎天才不得不脱去他只穿了不到半年的勇装，离开衡字营！

开广总兵府派人来通知黎天才，朝廷准备嘉奖黎天才，而且这次嘉奖的级别很高，很多人对黎天才都非常眼红，是丁槐将军坚持要把这个极高的荣誉给予黎天才。而身居大山的黎天才已经把这一切都淡忘了，李鸿章大笔一挥，战场的胜利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一年失望的不仅仅是黎天才一个人，此时的黎天才决定回家务农，生儿育女，直至将来老死乡间，从此不再涉足军旅！

所以对于开广总兵府送来的授奖通知，黎天才始终无动于衷！

黎天才伤愈下地走路后的第一件事儿，是去后山看望他过去的主人赵四老爷，还有赵家那口大牯子牛黑龙——黎天才从9岁开始侍候黑龙，直到15岁从军，整整六年，从苗家的花山节到彝族的花脸节……黑龙一路斗来，从

赵四老爷八道哨街子牵来的小牛犊子，一直斗到成为丘北一带远近闻名的英雄牛，黎天才没有为他少花心血！

黎天才的家在丘北县八道哨乡黎家庄。这是一个典型的滇南彝族村寨，村上住着黎家和赵家两个大姓，还有一些外来的散户，自古以来，黎家和赵家每代人都会有若干个婚姻扭结，所以到了后来，黎家人姓赵，赵家人姓黎，也就不足为怪了！

住在山背后的赵四老爷，和黎家庄的赵姓应该没有太多的关系，因为赵四老爷家是汉族，属于另外一个家族，然而在黎家庄，黎家人看见姓赵的，都会感到格外亲切，黎天才自幼丧父，六岁的时候母亲也病故了。黎天才跟随奶奶一起生活，九岁时奶奶也病倒了，黎家庄的乡亲在后山给黎天才找了一份工作，给赵四老爷家当牛倌。从那个时候开始，黎天才就和黑龙结下不解之缘！

然而当黎天才翻过村子背后的小山，来到赵四老爷家的时候，看到的却是黑龙正在犁地，赵家的长工不断用鞭子抽打黑龙，再然后，黑龙看到了黎天才，不断挣扎着要靠近他，可是后面的人使劲按住犁头，不让他跑，黑龙使劲地挣扎，在地上犁出一个歪歪扭扭的独特符号……

等待黑龙的，当然是更加猛烈的抽打，黎天才急忙跑上去制止，黑龙把头蹭在黎天才怀里，慢慢流下了眼泪……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黑龙？”黎天才愤愤地问。

长工们见黎天才与黑龙如此亲热，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且此时的黎天才身材雄壮、虎背熊腰、膀大腰圆，双目炯炯有如铜镜一般，所以一般人见了都不敢惹他。有几个老长工还认识黎天才，急忙让人去唤赵四老爷。

赵四老爷请黎天才到家里过午，他告诉黎天才，自从他当兵走后，黑龙就病了，丧失了战斗能力，后来只好作为耕牛使用，确实也受了不少委屈。黎天才黯然，看到黑龙如今的遭遇，黎天才又想到了自己，想到自己当初那个雄心勃勃的从军梦，想到丁槐将军亲自给他穿上绿营勇服的那一天……

“人也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老了、病了、死了，从皇上到放牛娃，谁不是这样？”吃饭的时候，赵四老爷说，他为黎天才不去受奖感到惋惜。

“等这几天农忙完了，我想把黑龙带回去玩几天……”黎天才喃喃地说。

“黑龙老了……它已经九岁了，最壮的岁月已经不在了，恐怕今后只能作为耕牛了此一生……好在它以前为我们赵家赢了不少的钱，没有给我丢面子，值了！”赵四老爷感慨。

“是呀，我现在也该告老还乡了。”黎天才自嘲。

“说什么呢？你才十八岁……如果你真不想当兵了，现在去读书还来得及。”赵四老爷说。

“读书？可是家里怎么办？奶奶怎么办？”黎天才郁郁。

“朝廷给你这么大的奖，光把那些钱拿回来，也够你们家吃好几年了，听我一句劝，你还是去受奖吧，这是皇上给你的，皇上的赏赐是不能拒绝的，不去是要治罪的！”赵四老爷说。

“我没那么大的福气，皇上哪儿知道我是谁啊？”黎天才不由得笑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给你的，就是皇上给你的，这就是皇恩！你同样不能拒绝。”赵四老爷说。

“可是我还能皇上做些什么呢？吃白饭？……现在船头外面，都是法国人的地盘了，这仗像是白打，打文庙坡的时候，我可真的是不要自己的小命了……可现在……”黎天才此时的心情显然极其矛盾。

“这仗没有白打，那都是你应该得到的……”赵四老爷说。

佣人这时来收碗筷了，黎天才起身告辞了赵四老爷，便径直往山下去了……

从黎家庄村东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山下走，走过坡脚八道哨正街，迎面而来的是一片极其奇特的景色：这里有一片望不到边际的湖群，湖群由50多个小湖泊连接而成，湖面上碧波荡漾，到了夏季，莲藕成熟，荷叶与荷花，又把湖泊遮掩得恰到好处。这些湖泊与湖泊之间，相间坐落着300多座小山，把50多个湖泊从视觉上分割成50多种不同的自然景色，而事实上这些湖群相互间水脉不断，没有哪一个孤立的。

如果是到了起雾的季节，清晨的薄雾萦绕在怪石嶙峋或者青翠葱茏的小山之间，更给人一种如仙如幻的美妙，仿佛一个袖珍版的天堂仙境。

外地人来到丘北，都会被这里的景色惊呆了，有一种美而忘家的情感。

湖群里有很多鱼虾，游弋在清澈见底的湖水中，间或也会躲在荷叶之下，偷窃人世间的沧桑变幻。

这片湖群以及镶嵌在湖群中间的峰林怪石，被当地人称作普者黑！普者黑在彝语中的意思大约是有鱼有虾的地方。这片湖群边上，除了彝族，还有壮族、苗族和汉族居住，自古以来，这里的各个民族，都把普者黑当作他们共同的家园、共同的财富，他们共同享有，共同呵护着这片美丽。

在普者黑附近长大的黎天才，或许已经习惯了普者黑的美丽，然而这丝毫不减弱他对于普者黑的那一份情感！

黎天才自幼失怙，家贫如洗，每次奶奶生病的时候，黎天才唯一能做的，就是到普者黑钓几条鱼，给奶奶熬汤喝，这里的鱼虾多极了，有鲫鱼、鲤鱼、草鱼、鲢鱼、石斑鱼、鲈鱼、马鱼、黄花鱼……水浅一些的地方或者湖边稻田里，还有泥鳅、黄鳝之类。

每种鱼分布的水域不完全一样，钓鱼用的鱼钩也不一样，大人们告诉黎天才，不同的鱼可以给奶奶治不同的病：身体虚弱吃鲤鱼，虚火上来吃鲫鱼，大补的是黄鳝，温补的是鲢鱼……不过丘北一带的彝族，因为方言中鱼和彝同音，吃鱼成了一个不吉利的说法，所以一般都不单独说鱼，而是把鱼称为水菜。

但不管彝族把鱼称作什么，黎天才都坚定地相信，老奶奶能一次次躲过病魔活到今天，是普者黑给予他们家的恩赐！

再后来，黎天才在普者黑湖边遇到一个很奇特的女孩，他们经常在湖边偶遇、玩耍，有时候还一起野炊，做火烤鱼或者火烧牛肝菌吃。所以普者黑又记忆了黎天才的少年与青涩。

女孩的家其实距离普者黑很远很远，那个地方名叫舍得，山很大，一般人上不去，但奇怪的是，黎天才在普者黑湖边放牛、钓鱼，经常能见到那女孩路过，两人像是约好了似的，这一直让黎天才觉得不可思议。

黎天才在湖边逛了一阵，然后找了个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坐下，只要把鱼钩甩出去，他便可以一坐一个下午。不过今天下午黎天才除了钓鱼，他还想试试运气，看看那个女孩会不会再次出现，如果那个女孩出现了，黎天才决定明天就把她娶回家……

黎天才就这么一直坐在湖边等着姑娘的出现，可是一直等到天黑，姑娘的影子都没有见到，鱼倒是钓了不少，满满一篓子都是。黎天才有些失望，只好收起鱼竿往回走。他想也许是自己的伤还没有好利索，老天不让他明天结婚吧？还不如回去多喝点鱼汤，让伤好得快一些！

黎天才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屋子里亮着火，估计家里来了什么人吧？否则这个时候火塘里的火不会这么旺——黎天才想。

然而走进屋子的时候，黎天才不由得呆住了：他在湖边等了一个下午没有等来的那个姑娘，此时正坐在火塘边给老奶奶熬药……

“是你？……”黎天才半晌才喃喃地开口。

姑娘抬起头，很平静地看了看黎天才：“等你一个下午你都不来，所以我就自己决定了……奶奶也同意了。”

“同意什么了？”黎天才不由得一笑，他知道这女孩什么都好，就是嘴笨一些，经常说半截话。

“你明天就把我背进家门吧，省得我来回跑，舍得那个地方好远呢……”姑娘低声嗡嗡地说。

黎天才心里猛地一怔，然后觉得鼻子酸酸的，他只好把脸扬起来，看着屋子里的大梁长叹：“……可是，可是我们家现在什么都没有，房子那么破，我们怎么结婚啊？”

“不怕，只要我来了，家里一切都会有的！”女孩说得很自信。

“你？一个女娃娃？力气没有我大，嘴又那么笨……你来了……又有什么办法？一辈子跟着我受穷吗？”黎天才有些沮丧。

“你别管，我愿意！”女孩的态度很坚决，几乎不容黎天才再说什么。

“还有，明天亲戚们来了吃什么？就这一篓子水菜吗？”黎天才把鱼篓子递给姑娘。

“我来安排，你别管。”姑娘似乎已经胸有成竹。

“那……你的衣服呢？”黎天才问。

“明天中午他们会送来的。”姑娘说。

“那今晚我干什么？”他问。

“睡觉，好好睡一晚，明天都会有的！”姑娘一边端药，一边似乎轻描

淡写地说。

黎天才那晚倒在床上，却一直没有睡着，也或许是养伤这段日子睡得太多了吧？他不明白姑娘怎么安排明天的婚礼，更不明白今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可女孩就是那么率性，一旦想结婚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在小小的黎家庄，黎天才除了曾经当过兵，可以在小孩子面前耀武扬威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整个一个彻头彻尾的穷汉，就连家里那仅有的七亩山坡地，当初也让舅父给霸占了。

黎天才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舅舅杨某借口抚养黎天才兄弟，夺走了黎家的七亩薄地，据为己有。黎天才从九岁开始，只好给邻村的赵家放牛。

哥哥生性懦弱，靠给人打短工养家糊口。黎天才14岁那年，老奶奶再次病倒，舅父不管不顾，从这个时候开始，黎天才决心从舅父手里要回那七亩薄地自己耕种。

可这个时候的黎天才才发现，哥哥已经在舅父起草的地契上盖了手印，所以这事儿就变得复杂了！哥哥再三央求黎天才息事宁人，兄弟俩争吵间，哥哥无意中透露，舅舅那份契约只是借地的契约，十年后归还黎家——和黎天才亲眼看到的契约上的文字并不一致，很显然，一个大字不识的哥哥上当受骗了！

黎天才请赵四老爷替他们家验契，并起草了状纸。

然而，县太爷杨秀廷和舅舅杨某或多或少沾亲带故，又有地契为证，因此第一次告官，黎天才就告输了！

黎天才不服气，背了一麻袋包谷子，跟着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过了南盘江，把状告到江对岸的广西府，可广西知府觉得此案难断，推三阻四不予受理。好在适逢丘北地方发生械斗，广西知府对于杨秀廷不满，但杨秀廷尾大不掉，自有他的后台，知府大人自知一时间扳不倒这个地头蛇，便故意怂恿丘北来告状的人，都到省里去闹腾，直到把杨秀廷闹腾滚蛋为止。黎天才于是稀里糊涂跟着那些械斗的人，一路要饭进了省城昆明，直接把状纸投给了云南巡抚唐炯大人。巡抚衙门一直没有回音，黎天才便击鼓硬闯巡抚大衙。

新任云南巡抚唐炯听说一个十四岁彝族少年告官，这在当时是极其罕